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十四 十五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宋名臣奏議卷十四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用人二

上仁宗論包拯不當代宋祁為三司使

歐陽修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

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行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遜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

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遜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

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詰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嘗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别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

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重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茍且頹墮寛弛習成風俗不以為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强敵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虚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増置諌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别賢不肖進退才不才而久弊之俗驟見而

駮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為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尚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巳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漸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甚盛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皆安上下巳信纎邪之人凡所舉動

每畏言事之臣而事無巨細亦惟言事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之人得以為說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為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為之謂恥近臣舉動人所儀法

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為可以風天下以廉恥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為其所不宜為豈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成風此之為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心爾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為不欲雖欲自信人誰信之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彰直節著在朝廷

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别選材臣為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疑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獲見陛下用諫之效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為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嘉祐四年三月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英宗論優待大臣以禮不必過為虛飾

呂大防

臣伏覩前古至治之世君臣相與之際必以至誠而無虛飾故光武能以赤心置人腹中而取天下唐太宗納魏鄭公之言不事形迹而開忠言之路竊見陛下待遇臣下禮數太隆雖使臣以禮聖人之所重然禮既過厚則誠有所不通至如富弼病足不能侍從請解機務章十餘上凡幾及一年莫非懇至至以牛馬自比而陛下不納張昇年幾八十體力已衰聰明已耗樞密之務紛

然不舉昇哀乞骸骨而陛下不從吳奎有三年之喪自古人君不呼其門而陛下名其子而呼之者再遣使而名之者又再程戡辭老不能當邊事至恐死塞上免以屍柩還家為請而陛下不從外間物議衆皆以為不當然而臣亦以為過矣弼賢臣也陛下將用其人不止於今日使其病時得休於外則不病之日為報陛下深矣奎才臣也陛下將用其人亦不止於今使其服喪之日得盡其孝於所親則服除之日必能盡忠於陛下矣昇

與戡旣老矣又皆哀請而求去矣陛下欲盡君臣之分則皆與之閒務使盡其餘年如此非獨弼奎昇戡之幸抑使中外羣臣皆知陛下優待大臣進退以禮亦何必過為虚飾曲事形迹使四人者之誠不得通於陛下哉伏惟留神財幸治平二年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採聽旣多當辨君子小人

富弼

臣伏自陛下踐祚以來未對天表嘗差入内供奉官李

從政傳宣撫問賫㫖丁寧特荷非常之眷絶出流品仰戴恩德天地莫量方屬疾恙所纏步趨殊梗不得入奉冕旒略舒臣節輒以病中傳聞一二事不避斧鉞之誅附李從政上奏伏惟聖明一賜覽省不勝大幸臣竊聞陛下始臨御好博采兼聽務廣聰明此古聖王之所尚而君道之至美也四方鼔舞歌頌以謂臣下情偽時政得失必不能逃聖覽而太平可立致也然其間事體有萬類人品有百端自古人君採聽之際至難至慎得其

人則必以正道而忠以告之所說固有益於時也不得其人則專務窺伺循情阿旨變曲直者有之挾愛憎者有之以至陷害忠良援引邪僻張皇威福聳動觀聽大則規取官職小則希求貨財事至如此則人君採聽之至德翻成虧損之大獘也何哉葢自古以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人君採聽之際故得人常少不得人常多得人少故好事常不足不得人多故惡事常有餘何謂也君子力行仁義尊主庇民為好事也君子則惟道是從不

計身之進退用則進而行道不用則退而無悶也小人則不然惟利是嚮若為正道所抑其身不得進則蹙蹙不肯休千歧萬路不顧名節經營鑽刺得其進而後已也既以進身為急惟知富貴之可樂則何道之肯守何善之肯為哉又況君子常為小人所勝故從古以來治世少而亂世多者此也緣君子則可以致治小人只以致亂也若是君子小人並立於朝實所難辨蓋小人外則文飾其詞所說理道不減於君子而其心及其所為

迹則如水火之異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注云帝謂堯也夫堯為大聖人仲尼比之如天而尚未盡得知人之道况乎居堯之下者哉自三代以降諸侯失國天子失天下子孫散而為皂隷宗社廢而為丘墟者皆因用小人而致之也由此觀之小人豈當親而用之又豈當信而任之耶臣以謂帝王都無職事所以别君子小人乃帝王之職也然千官百職豈盡煩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謂大臣者不越十數人不使一

小人參用於其間則千官百職委諸大臣分而選之因而漸及天下州縣之吏莫不得人矣顧雖欲亂不可得也恭惟陛下天賦睿明神受英畧守祖宗之基業行堯舜之道德博取衆人之善欲盡萬物之情為君之難無甚於此然願陛下勿謂所采既廣便望所得必多其間須防姦詐小人惑亂聖聽姦謀似正詐辭似忠疑似之間不可不早辨也大抵人君生殺權在乎手不患人不諂奉而密附之也只患人不肯盡忠而有失即諫也諂

奉則順情而喜人君喜則富貴可得也諫之則逆耳而怒人君怒則殃禍可致也順情而取富貴者小人也逆耳而受殃禍者君子也取富貴者百則百千則千其不避殃禍而欲致人主於無過之地者百千人中未有一二此惟在陛下審察之謹擇之既得其人則專信之力行之無容姦佞破壞則朝廷自理萬方無事陛下可高枕也又聞昔賢有英俊沈下僚之歎形於諷詠若英俊果沈滯於下誠宜急取進之以服士心其有内行不守

素履非嘉績效無聞公論不與所以久而不用如此之輩必恐使其朋黨詐以寃抑妄陳危苦之狀以動淵衷亦願陛下深察究其所從來之迹直俟見其實而進退之可也又聞王者端拱垂衣以治天下然所以勸奬羣動而能役使之俾自奔走於職業者無他惟官與賞二柄而已捨此復有何道哉官謂爵位賞謂金帛苟德稱其官功協其賞雖官至高賞至厚不為過也先王所以重惜之而不妄與人者非吝之也蓋恐德不稱功不協

人有不平之論則無以為勸也近日上殿臣僚頗蒙面賜緋紫者臣不知當賜與未當賜但聞多於往時耳爵位金帛固不可非次而與之其餘唯章服華顯人亦貴重亦可以為勸奬之物若賜之不以勞又不以年其有勞有年而得之者不以為貴而反恥之為不足勸也陛下凡所賜與本使人知感而勸令勤其職也若徒俾僥倖者喜而有勞有年者恥而不勸則是棄之也何勸勵之有焉書曰車服以庸傳曰惟名與器不可以

假人唐有中書令衣緋宰相衣緑者以此知不可不稍貴之惜之以為勸獎之一端也臣少而康壯已不及人今既老且病志氣衰索固無所取而妄以狂瞽之説塵浼天聽者實恃陛下虛懷待物無所不容乃敢然也惟聖慈特賜詳覽恐亦有補治平四年八月上時以使相判河陽

上神宗論除拜大臣當密　富弼

臣在河陽於七八月間東有人自京師來北有人自河

朔來亦有南自蔡許西自陜洛來者皆云公以病求解使相章奏頻切上將許之卻爲上盡疑今之兩府大臣復欲用公入相公既未能步趨拜起則必名公作宫觀使且留都下以備訪問時政得失臣輒每問來者此皆朝廷大機宜大除拜理當至密外人何由得知來者則云此固不可得而知也臣雖聞此說然終不之信以謂陛下必不如此既而傳聞韓琦文彦博陳升之郭逵相次皆求罷免又非備禮並有必去之意以至侍從及主

兵之人各有去位之意其未求去者非欲不去蓋為求去者已多未敢有求爾雖勉彊且住誰復更肯盡心乎若後有許去者則必節次更有人求去上撓宸衷臣續聞此說略無虛日則臣向之不信亦成疑矣今又當差臣充集禧觀使盡如兩月前四方傳來之語都無小異如何使臣不信哉捧詔之日汗流驚駭豈有此等國機大事預令四方人皆知四方尚知則兩府大臣安有不知者邪陛下既如此疑貳則執政者不得不求去也臣

曉夕思惟必慮陛下徹失防謹政事泄漏使人人不安各懷疑懼而盡欲解去此田文所謂主少國疑大臣未附百姓不信正如今日陛下之事然魏王時自然如此今此則或恐陛下聖慮偶有未周而致其疑也致其未附也致其不信也陛下必欲解其疑使之附而信莫若罷臣新命推誠以待諸人必若其間有難久留者則當徐圖去就所貴事體兩全況韓琦已下七人盡是兩朝顧命大臣各有忠義之心豈宜輕議出處以招天下云云

之論哉臣若貪冒恩寵便為覲使優游輦下醫藥尤便亦無一郡之責於臣之幸天下無比然却有所大不便者何哉臣若遂居覲職陛下雖都不遣中使傳宣撫問京師四方之人亦疑日有使至也雖或遣使只是問疾而都不問及他事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皆來問臣也雖或遣使時復問事臣都不敢荅一語京師四方之人亦疑凡百朝政臣皆剌口議論其短長也陛下試思之此三節果能使人不疑乎臣知萬無不疑之理

也若皆疑之則今兩府八人者還有不解體者乎臣亦知萬無不解體者也漢宋昌云公事公言之若言私王者不受私今乃使臣於閑宫觀中静坐竊議朝廷之政致見任大臣一一解體是公耶是私耶臣亦知京師四方之人不論賢不肖必皆謂之私也臣徇從陛下私竊之恩而輒便當之則是臣如何人耶不惟取罪今世至於千古之下亦不能逃責矣臣獲罪責於今古之人固不足惜然於陛下為君之道治國之體還無所損乎臣

亦知所損無大於此也伏緣天下治亂安危之際全繫天子任人當與不當若當則更繫信與不信爾齊晏子謂用賢而不信是大不信豈可目為常事而容易措置乎大凡罰一人衆皆懼而不敢犯則罰之賞一人衆皆悦而有所勸則賞之尋常賞罰尚須如此謹重况用捨大臣豈宜倉卒乎今陛下欲用臣一人反使衆大臣皆解體而不肯住則陛下豈宜遂其事而必行之哉夫人情亦不難回但請陛下如臣所乞速放令臣早還本任仍更臨朝

分明宣諭大臣云朕欲一見富弼者無他只為是先朝
舊人都無固必他既堅來辭免即却令歸河陽天下事
豈在一富弼乎吾自有諸賢倚頼無所憂慮即衆心自
安何必更敢求去乎陛下若決能用臣此說則前失尚
可十救五六若終不用臣說則大臣與侍從兵輦官往
往離心離德無術可救無事可迴即陛下更與何人共
謀國事哉惟願聖慈萬萬熟慮幸不一向堅用前意而
不移用誤大事臣又聞陛下詢訪太多聽信太雜因而

小人各有希望之心無所不說說者既衆是非溷淆此說已行他說又奪展轉相效無有紀極陛下所聞之事盈塞於心萬務日生何暇辨别則所行必有當否所用必有差失政無一定之論人無自保之心上下紛紜包藏禍患臣前附李從政所奏劄子正為此也更望聖慈並此文字時賜一覽非臣之幸乃宗社生靈之幸也治平四年九月上時判河陽除左僕射充集禧觀使

上神宗論今世亦有房杜之才

鄭獬

臣比因賜對論及房喬杜如晦陛下問臣今世有此人否臣對以房杜者曠世無之苟所見未至則安知今世無有如房杜者哉臣退思陛下思得房杜用之此唐太宗之用心也但在陛下求之至與未至耳自古帝王何嘗求異世之士而用之當大業之際富貴乎廟堂之上者天下止知有宇文述虞世基而已又孰知有房杜也則房杜者乃隋室之棄士也及太宗龍躍乎太原於是

二人者攀鱗而起左攜右挈遂定天下當是時天下灑然始知有房杜焉則今之處幽約甘藜糝者焉知其人不及房杜者耶顧陛下網之未密搜之未至耳夫天下之士有材在已者思有為於世猶寒者之欲衣飢者之欲食其求用之心尤切於世主求賢之意而其迹無由而至前或湮廢而不遂者可勝言哉惟有道之士以義自勝則雖老死於巖穴間無憾也至於雄傑之士則不然如其蹉跌則潛心世變幸有風

埃之警遂躡而攝之故劉備久不跨馬而髀肉生見而流涕此其志豈斯須忘功業哉而欲漢室之不揺豈可得乎故世主必渠渠懇懇欲得賢而為我用者正為此也虛懐屈己以訪之高爵厚禮以來之上之所好其下必有應者好之而未至不可遽曰今世無房杜高宗思賢其精誠乃通乎夢寐於是得傅說焉此用心之顯也臣願陛下推此心繼之以不倦則必有如房杜者杖策而至矣言陋意拙惟陛下裁赦熙寧

元年上時為翰林學士

上神宗論知人在務學　　孫覺

臣前日獲奉清光親承聖諭以知人為難臣時倉卒以對不盡所懷退竊私喜聖諭及此則以同符帝堯天下幸甚夫堯以神明之德睿聖之慈而以知人為難故四凶舜禹雜處其朝而終能辨之知所信任蓋天下之事難之則易易之則難堯以知人為難故終享其易而成巍巍之功季世之君易於知人信任偏蔽以致禍敗者

不可勝數臣竊惟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中庸曰取人以身修身以道然則知人之要在於知言知言之方在於修身而務學羣臣進見者其言亂雜而不一其情隱伏而難知倉卒須臾之間未可以試之而見也人主茍能貫乎聖人之道通乎天下之理則言出而知其所指事至而要其所歸譬之權衡不可欺以輕重法度不可欺以長短茍爲不學而燭理不明物來則眩矣尚何人之能知哉陛下躬上聖之資兼孔孟之業固足以燭

萬務而察羣下之情臣願陛下益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使天下之理明白昭晰心如定鑑不將而不迎則賢不肖判然君子小人辨矣惟留神財擇熙寧元年五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神宗論人主不宜有輕羣臣之心

孫覺

臣風聞臣下之論陛下睿聖聰明之資不世出之才以臨羣臣羣臣未有以望清光佐下風者故陛下有輕羣

臣之心雖未知信否而臣竊惑焉竊以帝王之興亦各用其一時之人耳終不借才於異世也方今人才雖為乏少陛下欲興太平宜且隨才試用將有真賢大儒可與成功者至矣若必皐夔稷契然後為相太公方名然後為將則臣恐難以待也昔者燕昭市骨終得樂毅齊威不拒九九之數以成伯功譬之創大廈者棟梁榱桷之材無所棄成大車者輪轅衡軏之用無所遺以其各有所施各適其用故也昔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

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憂之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及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與之魏武之驕其臣楚莊王之自以為憂其度量相去遠矣書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夫王之與亡其為道不同甚矣然其所以至此者乃在乎驕士與求益之間夫求益而不已則天下之善歸之人主而兼天下之善不王何也驕士而不已則不聞其過日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如是雖謂之亡可也故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瞽與史獻書師箴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史教誨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夫矇瞽庶人非有以賢於王者然且不廢況於朝廷之士哉詩曰詢于芻蕘書曰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若芻蕘之賤夫婦之愚王者皆有所取則其兼覽廣聽而至於幽隱及於微物者此道素行也今者公卿侍從之官皆天子所與朝夕謀議以揆事圖策於堂上者今其見也近者不過數刻遠者無名問賜對之期其或乞至左右

乃須待命數日然後得前以疎遠難見之人迫於須臾倉卒之問則其言不能達其情其論不能究其事必矣陛下又或易之而意不在焉則見其才愈下其論愈卑也陛下若能改用此道數見以盡其悃切問以觀其意使其所懷得伸而無遁情則下莫敢不盡雖其疎遠者亦且于于然而來矣陛下徧得天下之士而大小各當於用則太平不旋踵而興若以人才皆不足與有為而類忽之則臣恐其賢者容默苟簡

以求去不肖者偷合諂諛以投陛下之隙若是則所失雖近而為禍甚遠也易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可不謹哉陛下垂意聽察不勝大幸熈寧元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神宗論君臣相疑之弊　孫覺

臣風聞羣臣竊論陛下聖質甚美每加於初而聖治未能有改於他日此由聖心所以待遇羣臣者未能脫然無疑羣臣之所以事陛下者亦往往自疑於未信也臣

嘗以謂天下之患最大而尤切者莫甚於君臣相疑而相遇以偽夫以誠待物物之格者幾何若以疑焉則誰敢自盡陛下欲使羣臣人人自盡而比周朋黨之行不設讒誣譖謗之說不行則莫若事至而制之以義言至而窮之以理也夫臣下欲為比周朋黨讒誣譖謗以蔽惑人主之聰明者其大則欲擅主之權其小則欲干主之利陛下知權之所在而謹持之知利之所出而謹守之則二者之患息矣所謂持權者非以羣臣為不可任

也陛下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大臣之聽則權在大臣必矣若將不任大臣而顧訪於他臣亦事至而不制之以義言至而不窮之以理一切惟他臣之聽則權又在他臣矣屑屑然徒取諸此以益彼未見持權之善也臣以謂陛下欲羣下之不為比周不為讒譖莫若察之以明而謹夫義理之所在欲羣下之不擅權利莫若進賢遠佞而賞當功罰當罪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進擢羣臣其初未嘗不崇奬優異其

後則或厭棄疎外僅不陵藉之耳禮曰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此人主之所尤宜戒者也臣竊以謂凡如此始信而終疑之者雖其才或下不足以備訪逮堪任使類或為人所間釁端一開則不得為全人臣恐陛下持此道不變數年之後可以備任使者少矣伏願察之以膺哲考之以理義進退黜陟惟義所在則孰敢背公而循私比下罔上以自近於誅戮哉熙寧元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神宗論任賢使能之異　孫覺

臣前日崇政論事或未至切者反蒙陛下曲賜嘉納有事似至小推之所害極大臣雖反復言之未嘗省察臣性愚訥奏對之際未能悉盡事情退而追誦陛下之言未盡於理者臣請得備論之臣歷觀書傳見人君用臣二道而已任賢使能之分既殊任使之方亦異有道德仁義忠言嘉謀可以任天下之重揆萬事之理治亂安危之幾未能兆於四海而見之堂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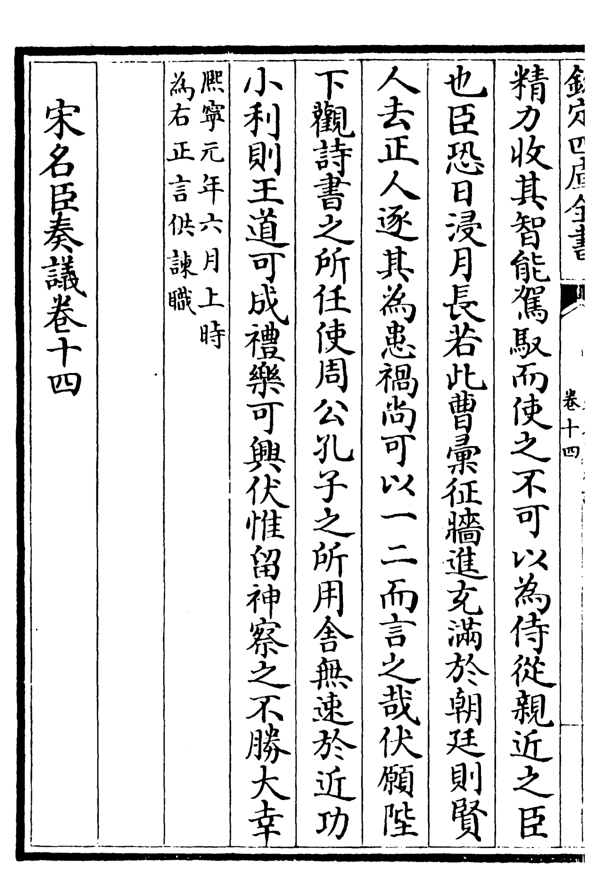
詼詭譎怪若不可以用於時而收采捃摭無不盡其所長此可謂役物而不役於物用人而不為人用者也王者得此人焉任之者與之同心同德猶元首股肱焉付之以天下而上心不疑託之以四海而人言不能間至於所知有限量所能有彼此譬之俎豆罇罍之為器輪轅棟宇之為木方圓大小短長曲直各適於用而止耳此功用役使之士可以處外而不可處內可以責之事功而不可責之言議謂之賢也則

仁且有智德備而才全不以富貴貧賤動其心不以用舍得喪違其操人主不與之同量合德則不可得而屈立其朝而道不行則去故道德之士常擇君而後起豈以人主之取舍輕重移其心哉故人主之得此士也大則師之其次友之則天下治矣謂之能也則奔走役使之人耳可貴可賤可榮可辱予奪而進退之惟上所令猶恐恐然惟懼其君之厭已也然而世無是人則誰為君役誰為君使者故明主謹視其臣之賢能而

馭之各以其道善馭臣者譬之馭馬若夫鸞旗在前屬車在後清道而後行不數十里而舍則非稱徳之驥倍至之馬不可以駕君之車及用之戰陳用之馳逐則非駿足疾驅超軼而絶塵者不可以獲多而取勝善馭馬者亦謹視其所用而已周禮以八柄馭羣臣漢書亦曰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豈不信哉臣又聞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又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説詩者曰宣王與孝友之臣處內以文武之士征伐在人

主左右而可處乎内者非孝友之臣不可也書曰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然則備從官而不得正人無乃非先王之意乎臣所謂近侍之官不可輕以與人者以此故也陛下欲興太平以盡革天下之獘而即位以來所奬拔數人者多有口才而無實行務行險以徼倖而不循常理孔子曰遠佞人周公曰繼自今立政其惟克用常人葢佞人者其言似忠信其行似方直然而規以售君之寵而肆其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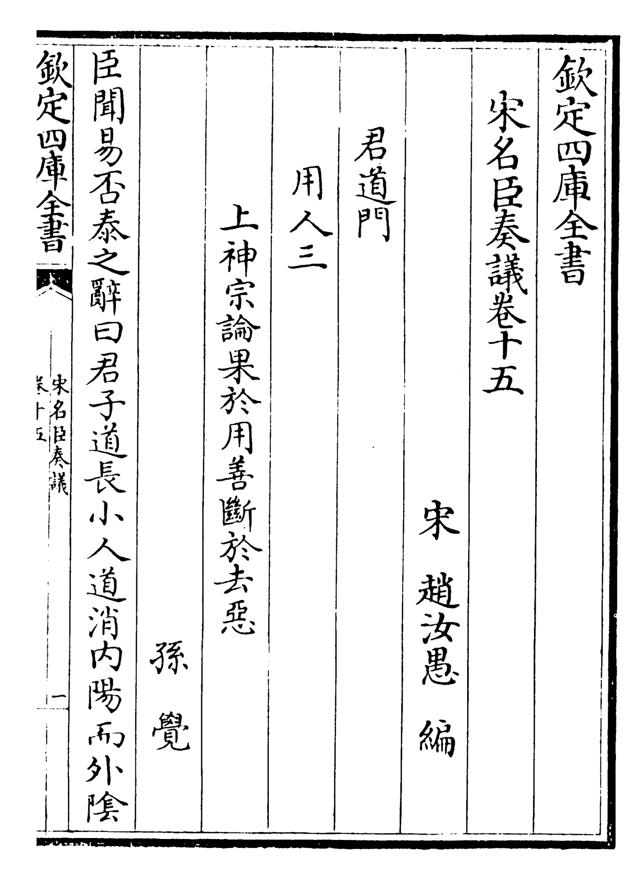
焉為其甚似而非也非至明莫之能察非至剛莫之能勝故雖若顔子者孔子猶使遠之常人者奉法循理忠信而篤實終不以亡為有以虛為盈隨其所用大小各以見效至於無常之人雖巫醫之賤不得為之為其變亂善惡顛倒是非足以害上之政也今陛下欲尊寵孔子之所遠而棄忽周公之所用無乃非政化之美歟陛下聖質高明絶出羣臣之上羣臣未有以望萬分者故陛下思得卓越不羈之士與之有為臣謂此輩獨可藉其



精力收其智能駕馭而使之不可以為侍從親近之臣也臣恐日浸月長若此曹彙征牆進充滿於朝廷則賢人去正人逐其為患禍尚可以一二而言之哉伏願陛下觀詩書之所任使周公孔子之所用舍無速於近功小利則王道可成禮樂可興伏惟留神察之不勝大幸

熙寧元年六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宋名臣奏議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宋名臣奏議卷十五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用人三

上神宗論果於用善斷於去惡

孫覺

臣聞易否泰之辭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內陽而外陰

内君子而外小人則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内陰而外陽内小人而外君子則為否否者閉而亂也易之意謂天道不能無陰陽人道不能無小人君子若陽氣盛長萬彚通達則羣剛用事而陰伏於外矣聖人在上賢人道亨則君子用事於内小人在外矣君子小人迭相消長迭相勝負譬圓方之不相入氷炭之不同器然聖人在上則賢人出見於世將以有為此其氣類感通自然之應也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

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臣又聞傳曰舜有大功二十舉十六相去四凶也舜之治天下功德多矣傳不言其他而以八元八凱之進於朝鯀共工驩兠之流於外以為功謂舜能辨羣臣之正邪處君子小人而當於内外則朝廷清明天下大治萬務雖衆何以加於此哉臣又聞管子曰齊桓公之郭問其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

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然則人主有善善惡惡之心於用舍之際遲疑而不忍及其久邪臣進而正臣退小人得志而君子潔身以去則其不亡者希矣臣又聞書曰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謂人主所任以為耳目者必皆正人吉士則其行篤實其言忠信所以道上者皆先王之法言也人主之患莫大於昵近小人小人之言人主不必盡用萬一見聽害政大矣古之人君亦有知其小人而用數以

役之者初則愛其才藉其力謂可以駕馭而用之及其既久狎熟慣習先意承旨卜射人主所好惡之事焉人主忽不自覺其説苟得行則正人相引去而亂敗隨之矣故曰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知其臭也臣竊惟陛下以堯舜之質濬明不世出之才即位未幾進退大臣如數白黑四海九州莫不注心拭目以望太平而朝廷之上忠邪混淆君子齰舌而不敢言正人徊徨而欲去歲且再朞而功緒落落未有治安之漸以陛

下之明判此無難者然優游牽制有所不忍恐其有以得於陛下而陛下惑猶未解也若爾則臣知陛下之計誤矣陛下幸少垂意臣言法否泰之象使君子小人各得内外之常處以成虞舜進賢去佞之大功果於用善斷於去惡不為郭父老所憂一清耳目之路使先王之典日陳於前臣知天下不足治太平不難成也熙寧元年七月

上時為右正言供諫職

上神宗論内外大小臣不和由君子小人並

處

富弼

臣伏蒙聖造擢冠宰司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寬告跧跼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塞而事頗紛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脈也體若具備方得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闕方

得成國為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脉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賛萬幾為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

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喪亂隨之此萬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欲中外官司皆和非執政先和不可也執政者乃朝廷教令之所出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衷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注夷平也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於道注三后周公君陳畢公也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

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疑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悅服而稟從之然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則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吕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唐太宗名宰相房喬議政喬以杜如晦能斷大

事如晦復謂喬善謀而太宗卒用喬策兹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争勝耶此乃臣前所謂執政者和則致時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明效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忿争於官府或辨别於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之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猒苦陰肆傾擠門下賓朋助為揺撼彼此窺伺是非分拏貪逞私憾之讐何邺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悦

服而不肯稟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獘則豈有不衰而亂者乎其甚者至有賈禍名亂爲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誤用李逢吉爲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令門下朋黨號八關十六子者創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至撰作謠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惑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爲相争黄巢邀請

節旄事攜以敗語至切遂拂袂投硯而起喧於都下然衆議攺語為是攜議為非時又用宰相王鐸為都統出討黄巢攜大不悦益固執不與巢節旄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黄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快巳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説巢果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横行天下是時大亂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没僖宗幸蜀生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温自巢軍投來終移唐祚自號大梁玆

二相者營私徇已用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剪弱王室或覆亡宗社為臣至此隕族何足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内外羣有司亦不可謂其小職而容有不和也茍有不和則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脈之疾安得謂其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

萬心予有臣三千唯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内外官也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厖注厖亂也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萬物和於野昔賢又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多方以為喻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可不察也不可不謹所擇也夫内外小大之官所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正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相侔動静語黙不相

應如此而望議論恊和政令平允安可得邪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陰相交結互為朋比𫘤虛交扇白黑雜揉千歧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肯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梟心𣸸志無所不為所以

自古泰而治世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由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為亂不得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三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也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此皆聖賢鄙惡小人

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注棄叛咎災也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災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恊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别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主明君明后者無他惟能辨别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其若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

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删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傅說戒髙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禀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纉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於選求力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毁者未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仲尼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於

進退善惡之説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捨之孟子對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可以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然孟子尚以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

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人朋類毀正譽邪也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好惡之差也蓋恐用捨或爽則所損多也實謹之至也茍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終鮮矣陛下君臨天下必不得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信而遽行之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之者須詢於可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正之人則

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也玆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皐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比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況自堯而後者哉由是而語陛下可不謹之謹之又謹之大抵有天下者得人則治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前所援據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其有在方冊者比比皆

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之矣惟望謹之謹之又謹之

熙寧二年二月上時為左僕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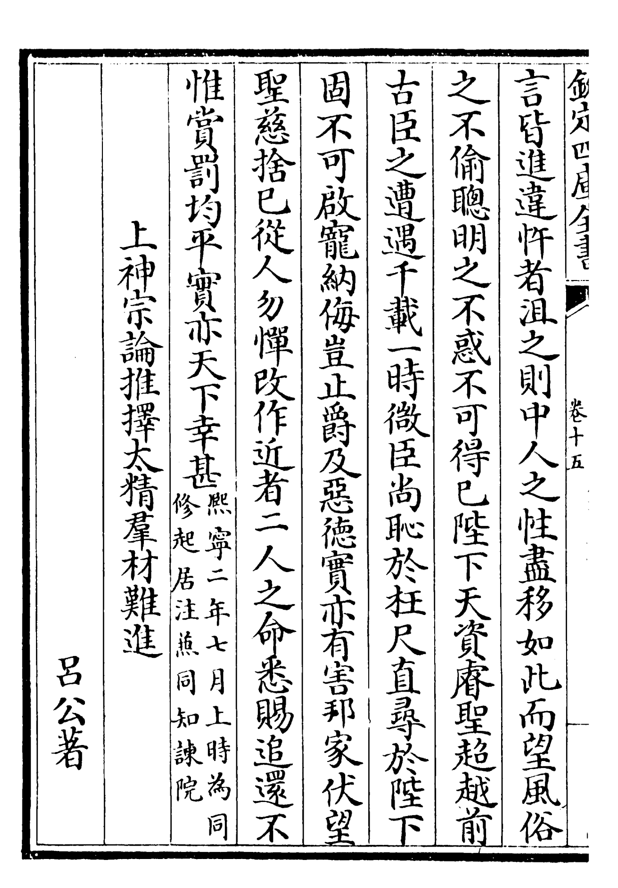
上神宗論責君子太重獎小人太深

范純仁

臣累言張靖不合責降薛向不合仍加獎用不蒙聽納緣臣備位諫垣職在箴補時政非是賞罰差失必須竭力陳論況臣曽任陜西親見向之姦迹豈敢偷安苟禄結舌保身況居聖神之朝當盡彊直之説愚臣自叨近

職固亦上體聖心無非奬善旌能去邪黜枉深欲明示好惡將使天下風從而乃執政之心喜人承順故不能分别邪正以致賞罰不平使天下之人有疑於陛下必謂督責君子太重崇奬小人太深委近習則務優容而來其言用臣僚則因違忤以沮其志葢以近事明之不得不謂之如此且如吕誨是御史中丞詔許風聞言事才有失實即坐左遷此責君子太重也薛向外官固合守法而敢違條罔上罪跡顯聞不獨曲被優容而復驟

加獎用此則獎小人之太深也陛下間或遣內臣走馬承受輩體訪外事固已不使臣僚得知其或言不審詳必隱而不責又况肯使與罪人對辯而反坐其言者哉此則務優容而來其言也且薛向在陝西壞法已七八年張靖一旦往彼體量不能盡見根柢詢訪之際容有不詳朝廷忘其元初被旨使與罪人對詞一有不詳先被黜辱此則因違忤以沮其志也責君子太重則忠臣難立獎小人太深則姦邪易滋優假以來之則近倖之



言皆進違忤者沮之則中人之性盡移如此而望風俗之不偷聰明之不惑不可得已陛下天資睿聖超越前古臣之遭遇千載一時微臣尚恥於枉尺直尋於陛下固不可啟寵納侮豈止爵及惡德實亦有害邦家伏望聖慈捨已從人勿憚改作近者二人之命悉賜追還不惟賞罰均平實亦天下幸甚熙寧二年七月上時為同修起居注兼同知諫院

上神宗論推擇太精羣材難進

呂公著

臣竊惟陛下以聖哲之資將興致治其於臣下能否固所周知然臨朝而歎常苦乏人臣竊以為人之難知堯舜猶病然自昔有為之君亦不借賢於異代況今之人才衆人之所共知而陛下之所熟講者蓋不少若用之既盡然後可以言乏才試之不效然後可以言難知今則不然左右之任尚多闕員而大小之賢鮮得彚進陛下雖推擇至精可以無濫賞之過然羣材難進誰與致非常之功昔唐之德宗非不愛

惜名器由其責人太容授任至難至於東省閑凡累月南臺唯一御史故陸贄以為太精而失士臣竊觀之自昔用人之際所以常多疑貳者患在君臣之間未免形迹居嘗謀事則多已睽異至於議論則尤難協同臣伏願陛下與執政之臣凡選任之際務存公坦忘去形迹則俊乂咸事天工不曠矣熈寧二年十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臧否人物宜謹容　呂公著

臣聞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夫人主延見羣臣與講天下之事而論及人物之臧否此所宜謹密者也茍人主謹密而有所不至則人臣悼後害之及念失身之戒而不敢盡其所欲言此易之所謂不密則失臣者也況人君用人既用其所長固欲知其所短若知其所短而暴之則莫肯盡其心方將同舟而濟共輿而馳茍不能使人人盡其力則其勢未可知也惟留意幸甚熈寧二年十月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神宗論不當名對小臣詢兩府臺閣人物

孫覺

臣聞近者名對臣僚雖或疎遠微賤陛下亦霽天威賜以清問此固聖主好問盡下推誠不疑甚盛之徳也或聞進對之間陛下時時論及人物上自兩府大臣下至臺閣新進使之區處題品此雖陛下欲廣其聰明不専一人之言以為信但欲周知羣下之智能長短情狀曲折然臣竊以謂知人堯舜所難孔子亦曰不如鄉人之

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得對之人未必皆賢而公其好惡就令才識可采亦未必盡知人之明問答之際陛下不能不微見聖懷流俗之情多事容悅度所喜者飾其賢覰所惡者詆其醜或陛下少加酬對必漏其所言大臣聞之必懷顧慮小臣聞之必事朋黨臣以謂人主不得不知羣臣之忠邪人才之高下茍於侍臣從官之中忠信篤實而好惡不私材資敏明而鑒裁不眩者時賜考察參伍其人亦不至於失士熙寧二年十月上時為右正言供諫

職

上神宗論不當遣張載按獄　程　顥

臣伏聞著作佐郎張載往明州推勘苗振公事竊謂載經術德義久為士人師法近侍之臣以其學行論薦故得召對蒙陛下親加延問屢形天奬中外翕然知陛下崇尚儒學優禮賢俊為善之人孰不知勸今朝廷必欲究觀其學業詳試其器能則事固有繫教化之本原干政治之大體者儻使之講求議論則足以盡其所至夫

推按詔獄非謂儒者之不當為臣今所論者朝廷待士之道爾葢試之以治獄雖足以見其鉤深練覈之能攻摘斷擊之用正可試諸能吏非所以盡儒者之事業徒使四方之人謂朝廷以儒術賢業進之以獄吏之事試之則抱道修潔之士益難自進矣於朝廷尊賢取士之體將有所失伏乞朝廷別賜選差貴全事體熈寧二年閏十一月

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論御臣之要　　呂大防

臣伏見陛下求治之意可謂至矣四方孤遠卑賤之吏或一善可稱或一詞可録不問其秩之髙下皆傳名而見之燕閑從容盡其所藴聖心退託猶以為未至又詔百官之在朝者各封上其所欲言而以次對於廷下自爾以來且將數年伏惟陛下觀天下之人才不為不多而閲天下之事理不為不衆矣然人才多則賢不肖並進而難知事理衆則可與不可雜至而易惑恭惟聖鑒之明固無遁照然區區之愚竊

謂古今人主之臨涖動則皆稱御蓋天下者車也羣臣者馬也法度者轡策也要在人主善御之而已御得其要則車安而馬習轡緩而策簡御失其要則車危而馬傲轡急而策煩人主之所以貴要者無他在此而已臣愚以謂御臣之要必先退纎柔而進樸直略言詞而責行實然後為得臣竊見近年被名見用之臣其善事固不少矣而以浮辯巧説而進者或有之臣竊原其理蓋有二途或以一切逢迎徼倖速進及考

其成敗則不足經遠或援引古義以諂巳見不度宜適而謂今世可行者雖所以言者異而敗事蠹理其害則同此陛下不可不熟察也自古雖聖人在上未嘗不以巧言為戒者蓋美言之於人易聽而難察易聽而難行故雖堯舜在上亦以巧言令色為畏以靜言庸違為患以壬人讒説為憂況其下者哉以此論之故宜專進崇實忠良之士以奉成聖化雖言有怫戾行有簡直乍若不合者亦在陛下容養而成就之漢武

帝愛司馬遷嚴助之才華而尊汲黯卜式唐太宗好許敬宗李義府之文章而信任王珪魏徵此明主之鑒有以區處之矣以陛下之文明致治將躋於二帝三王之盛而知人之辯必不在漢唐二主之後也熙寧三年上時直舍人院

上神宗乞謹好惡重任用　劉摯

臣竊以為治之道唯知人為難蓋善惡者君子小人之分其實義利而已然君子為善非有心於善而唯義所

在小人為惡頗得依真以售其偽而欲與善者混淆故善與惡難為君子小人之辨而常至於不明世之人徒見其須臾而不能覆其久也故君子常難進而小人常可以得志此不可不察也恭惟陛下承百年太平大有為之會寤寐人物不次而用至於今日未見卓有功狀可以補國利民仰稱詔旨而中外頗有疑者此何謂也豈所以用之者或未能盡得其人歟臣且以將命出使者言之其規畫法度始皆受之於朝廷也一至於外則

大異矣興利於無可興革故於不可革州縣承望奔命不暇官不得守其職業農不得安其田畆以掊削民財為功以興起刑獄為才陛下振乏均役之意變而為聚斂之事陛下興農除害之法變而為煩擾之令守令不敢主民生靈無所赴愬臣以謂此等非必皆其才之罪特其心之所向者不在乎義而已賞之志每在事先公之心每在私後故顛倒繆戾久無所成其能少知治體有愛君之意出憂國之言者皆無以容於其間是故今

天下有二人之論有安常習故樂於無事之論有變古更法喜於敢為之論二論各立一彼一此時以此為進退則人以此為去就臣嘗求二者之意蓋皆有所是亦皆有所非樂無事者以謂守祖宗成法獨可以因人所利據舊而補其偏以馴致於治此其所得也至昧者則苟簡怠惰便私膠習而不知變通之權此其所失也喜有為者以謂法爛道窮不大變化則不足以通物而成務此其所是也至鑿者則作為聰明棄理任智輕肆獨

用彊民以從事此其所非也彼以此為亂常此以彼為流俗畏義者以並進為可恥嗜利者以守道為無能二勢如此士無歸趨臣謂此風不可寖長東漢黨錮有唐朋黨之事蓋始於斯在易之象以君子道長小人道消為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為否傳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書曰皇建其有極又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記曰一道德以同俗又曰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今天下風俗可謂

不同情志可謂險阻而消長之勢可謂不明矣臣願陛下虚心平聽黙觀萬事之變而有以一之其要在乎謹好惡重任用而已爾前日意以為是者今求諸非前日意以為短者今取其長稍抑虚譁輕偽志近忘遠幸於茍合之人漸察忠厚謹重難進易退可與有為之士抑高舉下品制齊量收合過與不及之俗使會通於大中之道然後風俗一險阻平民知所向而忠義之士識上之所好惡無有偏陂莫不奮迅

而願為之用則施設變化惟陛下號令之而已臣謂方今之政無大於此惟陛下幸察熈寧四年六月上時為監察御史裏行

上神宗乞叅舉才德之士　錢　勰

臣聞天下之治有因有革祖宗遺德在人法度明備此陛下之所宜因而世習久治弊隨以生此當今之所宜革也伏惟陛下操大有為之志而當不可不為之時凡所以不憚更張而務以興利除害堯舜文武之用心也

臣竊嘗深計熟慮當今之宜其先務之要不過擇人而已今陛下先器能而後履歷惟材是舉可謂急於擇人矣然臣尚慮有所獻者以謂人才不悉同而所用有宜適用不盡其才則雖才且無益多才而不涉道則為患大於不才惟道德規矩之士而其才足以經濟世務者此自陛下所宜養育成就以待非常之用者也自餘百執事之任有才智通敏可以辦集事務而不能深知禮義之科指者此足充繁使而不可居内外表率之官而

抱公守道難進易退之士雖無敏捷趨走之便而堪屬大事者此居內可備顧問而居外可為表率臣願陛下參舉才德各盡其用必使有德者先進而有才者佐之俾上不失經國之體下不失便民之利以陛下至明不惑之資洞見情偽器而使之天下幸甚熙寧四年八月上時為三司鹽鐵判官

上神宗乞召對之人量加試用

劉孝孫

臣伏見陛下講修衆務揀拔人材雖毫善寸長畢蒙收采英識睿鑒前古罕及然其間有召自遐遠使之對揚天資高明聖問宏奥幽仄之士乍對清光舉動語言過於兢畏偶有罷去能無沮傷蓋其始召也皆以為榮及其罷去也不勝其辱况士人或縁臣僚薦舉或為朝廷所知比之輩流必有可采茍就其材器各加試用不惟不沮傷其志是亦陛下覆載涵育之德也熈寧五年三月上時為御史

上神宗乞廣收人才　　呂公著

臣伏覩近詔舉才行堪任陞擢官竊觀陛下自臨御以來虛心屈已以待天下之士士之起草茅由小官而超至顯近者不可勝數然猶孜孜以求賢為急誠欲廣收人才無所遺棄臣伏思自昔有為之君不借賢於異代然唐虞之際亦稱才難則世固未嘗乏賢而人才亦不可多得今陛下降由中之詔非徒為虛文也中外所舉蓋百有餘人雖不盡當誠參考名實

而試用之宜有可以塞厚望應明指者臣又竊詳今日詔意謂之才然數年以來天下之士陛下素知其能嘗試以事而中就閑外者尚多恐其間亦有才實忠厚欲為國家宣力者未必盡出於迂濶繆戾而難用也漢武帝時公孫弘初舉於朝以不稱旨罷後再以賢良舉帝以親擢為第一不數年間遂至宰相由是觀之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何則昔日所試或未能究其詳數年之間其才業亦各有進惟陛下

更任之事以觀其能或予之對以考其言兼收博納使各得自盡則盛明之世無滯才之歎不勝幸甚熙寧十年十一月上時自河陽名赴闕提舉中太一宮

上神宗乞選用前日議論之人不終遺棄

呂公著

臣聞臯陶陳謨以知人為難孟子論道以知言為要所謂知人則哲能官人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

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敗之機在於察言是以堯舜在上明目達聰詢四岳以難任人命納言以堲讒說使惡直醜正者不能亂天下之俗服讒蒐慝者不能遷人主之意然後四門穆穆而朝廷清明權歸於上而天下無事臣向嘗陛下擢在樞府中謝曰不敢縷陳細務輒論及判别忠邪之道嘗謂陛下勵精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間邪說尚勝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

切之語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觧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無論議陛下聖度兼包豈嘗記録而小人賊害指目未已茍昔有異同之論而今不為言者所容則必指以為沮壞法度之人不可復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則端人良士類遭排格當時粗陳此語陛下頗賜開納近日除顧臨開封府推官程顥判武學搢紳聞之皆以為顥昔任御史嘗有所言陛下不以為過有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終遺棄必料傳之四方士人無不欣仰

然命下數日復因言者而罷去則知臣前所陳者其風猶未殄也臣實不佞嘗為一二識者私道陛下盛德竊以為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殺之柄而記人之功忘人之過極天地山海之量此羣下所以愛戴而人人願立於朝也小大之臣雖姦回頗僻如鄧綰者猶降責不踰年遽復侍從授以方面則是盛明之世本無棄絶之人邪正賢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謂今日公卿士夫嘗於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愛君

許國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衆其唱和雷同承迎附會而姦言汙行卒為陛下所照者蓋亦不少然則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顥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已素有本末講學論議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時有論列皆辭意忠厚不失臣子之體使得復見用於聖世其奮身報國未必在時輩之後兼所除武學差遣亦未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斷斷必以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廣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區

區所慮者讒說殄行之徒日以熾盛則守正向公之士愈難自立其於聖政不為無損臣受恩與常人不同苟有所當言不敢顧避緘默以負陛下優遇惟陛下幸察

元豐元年上時為同知樞密院事

上神宗論自古治亂在用諛佞讜直之人

富　弼

臣聞自古致天下治與亂者大綱不出用諛佞讜直之人二端而已諛佞者進則人主不聞有過惟惡是為所

以致亂也讜直者進則人主日有開益惟善是從所以致治也此乃人主致治亂之大略焉臣自離朝廷退居林下時亦仰知朝廷所為大率諛佞者競進讜直者多處於外雖有在朝者蓋恐觸忤姦佞亦皆結舌不敢有所開陳又聞近日中外或有事緒上撓聖懷而忠義之士但仰屋竊歎不見有聞於上者致陛下不得知而又更張之此實非朝廷之福也惟願陛下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講求善政變禍為福俾天下受賜坐致太平

此老臣有望於陛下其間事目甚多亦不敢妄有條列但舉其大要惟聖君留神而擇焉不爾即恐浸漬漸深禍亂將至則於時益煩宵旰之憂而亦無所濟矣老臣犬馬區區之志略陳其端伏望聖慈無少忽而深思之力行之乃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 元豐六年閏六月上時以司徒使相致仕

踈湊上語斷臣曰富弼有疏來章子厚曰弼言何事上曰言朕左右多小人子厚曰盍令分析孰為小人上曰弼三朝老臣豈可令分析王安禮曰弼之言是也罷朝子厚責安禮曰右丞對上之言失矣安禮曰吾儕今日曰誠如聖諭明日曰聖學非臣所及安得不謂之小人子厚無以對

宋名臣奏議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名臣奏議卷十六至十九

詳校官侍講臣王燕緒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録監生臣劉本立

謄録監生臣袁瑩

宋名臣奏議卷十六

宋 趙汝愚 編

君道門

用人四

上宣仁皇后論察賢佞之説　王巖叟

臣聞治天下者不患乎無賢而患乎有而不能用用而不能盡而使小人間之以亂其治爾盖小人之傑者皆

有材可稱有能可喜修威儀正顔色飾辭令與賢並進於前誰非賢哉此人主所宜察之而勿誤也臣以謂旁求素履而深考之博採公議而審覩之則賢佞可得而分矣臣請詳道所以察賢佞之説陛下垂聰明以聽焉幸甚賢人之所為其進也難其退也易利之所在不競也勢之所居不趨也言行則惴惴以留而色不驕言不行則遲遲以去而色不怨以百姓之安為樂而不以已之安為樂以國家之危為憂而不以身之危為憂矯世

厲俗有所不為以觸忌也而不變犯顔逆鱗無所不盡以嬰禍也而不悔不蔽天下之善不隱天下之惡專以不欺事其君執德秉義終始如一不觀當時之所好惡而順之此所謂賢者也陛下試持此以取之而天下之賢有不為陛下所得者臣不信也佞人之所為無定志也無定言也上所欲為則為之不惜其君之過舉也不卹其民之後害也進人不以為國家而以為已謀事不以先社稷而以先身天下有疾苦而不以告也天下

有善良而不以聞也懷禄耽寵人情之所共厭而不自知也前日以為是後日以為非而不愧也然而自古中材之主未嘗不為所惑者其巧言可聽其令色可悦仁人君子之朴訥非所敵爾此所謂佞人也陛下試持此以照之天下之佞人有不為陛下所見者臣不信也孔子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伏惟太皇太后陛下知足以知之仁足以守之勇足以行之惟知之益深守之益固行之益篤以終之而已延登忠賢以輔成主上之

聖德放遠佞柔使不為清明之瑕天下幸甚社稷幸甚

元豐八年九月上

時為監察御史

上哲宗論求賢當去六蔽　王巖叟

臣伏觀自古治世天下之人安樂無事日躋於仁壽之域而不自知者人主清心以照理至誠以用賢之效也事莫不有理也心清則理自見天下未嘗無賢也誠至則賢自來恭惟陛下臨政逾年是非不能惑於聽邪正不能亂於前不勞聰明而萬事皆理者心清以照之也

惟是人材得之未多朝廷之間除授之際常覺艱難不稱盛時之事可為陛下惜耳陛下勿謂天下之賢盡於此也而得賢之心足勿謂雖有賢者不易致也而求賢之心倦陛下内篤此誠以自厲外勑同德協心之臣以求之臣以謂無不得賢之理然古有六蔽焉不去之則衆賢終不可盡得臣請為陛下道其理略有私意則為蔽執偏見則為蔽局於褊心則為蔽喜於附已則為蔽有自賢之心則為蔽簡貴自居而不與物親則為蔽此

求賢之所難陛下不可不知也願陛下深詔執政大臣使上同陛下清心至誠之美而儆戒六蔽之患則天下之賢無遠近無隱顯皆將得之為朝廷用以賢繼賢宗社之福生靈之幸與天壤相等矣臣不勝愚忠元祐元年十月

上時為左司諫

上哲宗乞審於進賢果於去姦

王巖叟

臣伏覩陛下即位之初首副天下之望用司馬光執政

信行其言以革天下之弊惟光憂國愛民之誠心信於上下信於内外故陛下一用之而天下之心安四夷之心安而陛下之心亦安今不幸光薨臣知陛下之心漠然矣臣竊聞百姓相與憂曰吾君能不忘光之言乎求其類而用之使持循其法乎又憂曰姦人無乃復將爲朋動揺正論以欺吾君乎無乃競爲身謀不卹國家之急以病吾民乎誰復以吾君之心爲心以吾民之意爲意夙夜盡瘁以遺其身如光者乎吾君方倚光以圖治

而天遽奪之其何意耶臣願陛下益厲乃心益謹乃事益重所付不可泰然以忘憂也今宜先有以釋民之憂而安其心者惟當果於去姦審於進賢二端而已爾夫大忠在朝姦人雖未去猶有所忌而不能為也光薨姦人今不可少留矣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果於去姦也朝廷輕重天下安危生靈休戚在用人而已今天下將覯陛下用人以卜否泰此臣之所以言陛下當審於進賢也去姦進賢皆能有以協天下之望則百姓復何疑

而憂哉惟陛下圖之天下幸甚

貼黄自古人臣因妒賢嫉能之心而遂害國事者無世無之臣覩光之賢上則見信於陛下下則見信於百姓人人自恥以不及也臣恐此後必有妒光者陰以妄言毀短光之所為以疎陛下之心俟間隙一開則將入其邪説行其姦謀以壞善政此陛下不可不察也臣平生未嘗與光交接又未嘗受光恩非私於光也惟恐小人或誤陛下耳今天

下事大定矣民心安且樂矣此治道之成而聖功之著也惟在陛下持之益堅信之益篤勿有所移則天下幸甚中外之人皆望大禮後罷張璪輩二三邪佞無狀之人何意璪輩未去而先失一忠臣此中外之心以為歎恨之深者也今因璪輩自有請願陛下早賜從之別命忠賢以重朝廷以為國家倚賴以慰服天下之心尤不可更容遲久玷辱廟堂使蒼生失望四夷不安也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為起居舍人

上哲宗乞親賢踈佞堅其始終

梁燾

臣聞天下治亂在賢佞而人君之道以用人為先得之賢則君德清明政由忠厚百姓和樂四夷賓敬而朝廷尊安矣故治之所由興者在此甚可愛也失之佞則君德蔽蒙政由煩苛百姓怨懟四夷驕侮而朝廷危辱矣故亂之所由起者在此甚可畏也自古帝王莫不知之然得之賢人常少而失之佞人常多其故何哉盖始終

之勢異而謹忽之心殊也夫治亂之作當其微時間不容髮至其著也判如霄壤之異人君者所宜深戒早辨謹持而不失毫釐也賢人之事君也主於盡忠盡忠則不欺不欺則至公至公則言有所拂事有所違人君者初則親之終則疎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責其盡忠勵其不欺行其至公雖有所拂違而必喜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拂違之間故終有所厭而又疎之也賢人疎則佞人乗隙以入矣佞人

之事君也主於不忠不忠則忍於欺罔欺罔則為私為私則言皆諛悦事皆柔從人君者初則逺之終則比之方其急於求治之時唯知佞人之善眩惑聰明也必嚴思慮以待之及其久也習於既安而或怠於為治以既怠之心處諛從之間故終有所愛之而又比之也與賢人俱時有以忤其意然而卒至於治與佞人俱莫不得其所欲然而卒至於亂此治亂之相去甚近而甚著則堯桀之分霄壤不足以侔其逺矣惟大聖人為能廣其

聰明謹其好惡峻其去取堅其始終收天下之忠立天下之公戍天下之治舉以此也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以大公至正制臣下皇帝陛下以至仁純孝承祖宗親用忠賢風節頗厲踈斥姦佞朋黨漸消清明之德日以尊忠厚之政日以修和樂興於百姓賔敬見於四夷太平之功指日可待矣誠願陛下自强剛德如天不息必使怠惰之意不少動於清衷察兩端之傾危排根而去之明一忠之静正舉類而進之將令風俗純厚朝廷尊安

近者獻其忠遠者扶其公仰跂仁祖之治不難及矣惟聖心少加思焉臣愚不勝惓惓盡節幸陛下裁納元祐元年九月上時為右諫議大夫

上哲宗乞以善利二者别邪正之臣

朱光庭

臣聞自古治天下之先務唯别邪正之臣爾正臣進則天下入於泰邪臣進則天下入於否然則何道而别之在善與利之間也正臣一意在善務引君以當道故盡

忠盡公未嘗不敬邪臣一意在利苟患失之故爲佞爲欺無所不至恭惟陛下天縱至聖明目達聰灼見正臣之在善日寘諸朝審知邪臣之在利遠之於外臣願陛下堅持此志每用人之際以善與利二者之間常加明察使正臣日進而邪臣永退則天下何患乎不泰也元祐元年上時爲左司諫

上哲宗論大臣以兼容小人爲寛漸致邪正不分　　范祖禹

臣聞邪必害正正必去邪自古以來未有邪正並立而可以為國者也雖堯舜在上未嘗無小人唯能使小人不勝君子所以治也雖桀紂在上未嘗無君子唯使君子不勝小人所以亂也在易内君子而外小人其卦為泰泰者通而治也内小人而外君子其卦為否否者閉而亂也天下治亂未有不由君子小人君子在位必無惡政小人在位必無善政聖人為天下唯能使小人外而不内在野不在位而已非能使天下皆無小人也陛

下自初臨政以辨别君子小人為先登進忠良斥退邪惡以致今日之治所進所退天下之人皆以為然雖舉十六相去四凶不過如此也而比年以來大臣以兼容小人為寛好惡不明邪正不分所引進者不盡得人夫今日之省寺他日之侍從也今日之侍從他日之輔弼也宰相豈能使之終身不進乎周公作立政以戒成王自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僕藝人表臣百司皆勿以憸人其惟吉士夫憸人在上位則害政事在下

位則害風俗大則傾覆邦國小則戕敗善類朝廷之內何官可不擇人也邪人得志則正人不安正人不安則國無善政宰相以進賢退不肖為職而邪正不分豈不負國書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此相之事也臣伏望陛下戒飭大臣各以公心求賢多引鯁正之人以重朝廷無使小人在位為他日之患以副陛下至誠求治之意元祐四年四月上時為起居舍人

上哲宗分別邪正條目　　范百禄

臣愚竊以為分别邪正自古所難惟察言觀行考其事實所謂正直之人或天資亮直或家世忠義或有志報國或自立名節所謂姦邪之人或逢迎上意或希合權貴或性識頗僻或兾望寵利凡此二端其情非一不可遍舉今輒疏其條目如後

導人主以質直使之虚中聽納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諂諛使之諱過拒諫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德義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功利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尊宗廟敬祭祀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簡宗廟略神祇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親睦九族惠養耆老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疎薄骨肉棄老遺年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恭儉清淨奉循典法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驕侈放肆不顧舊章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稼穡艱難惠及鰥寡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輕鄙農事不䘏惸獨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柔遠息兵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用兵攻戰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原情謹罰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峻法立威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安民利衆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勞民動衆則為姦邪

導人主以進君子用善良則為公正

導人主以近小人用惡德則為姦邪

右謹具進呈伏望特留聖意推此事類以觀人情則邪正可分而聰明無惑矣臣不勝惓惓犬馬之忠元祐五年三月

上時為吏部侍郎兼侍讀

上哲宗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

蘇轍

臣竊觀元祐以來朝廷改更弊事屏逐羣枉上有忠厚之政下無聚歛之怨天下雖未大治而經今五年中外

帖然莫以為非者惟姦邪失職居外日夜窺伺便利規求復進不免百端游説動揺貴近臣愚竊深憂之若陛下不察其實大臣惑其邪説遂使忠臣雜進於朝以示廣大無所不容之意則冰炭同處必至交爭薰蕕共器久當遺臭朝廷之患自此始矣昔聖人作易内陽外陰内君子外小人則謂之泰内陰外陽内小人外君子則謂之否蓋小人不可使在朝廷自古而然矣但當置之於外每加安存無失其所不至憤恨無聊謀害君子則

泰卦之本意也昔東晉桓温之亂諸桓親黨布滿中外及温死謝安代之為政以三桓分涖三州彼此無怨江左遂安故晉史稱安有經遠無競之美然臣竊謂謝安之於桓氏亦用之於外而已未嘗引之於内與之共政也向使安引桓氏而寘諸朝人懷異心各欲自行其志則謝安將不能保其身而况安朝廷乎頃者一二大臣專務含養小人為自便之計既小人内有所主故蔡確邢恕之流敢出妄言以欺罔惑衆及確恕被罪有司懲

前之失凡在外臣僚例蒙推沮盧秉何正臣皆身為待制而明堂薦子止得選人蒲宗孟曽布所犯明有典法而降官褫職唯恐不甚明立痕迹以示異同為朝廷歛怨二者皆過矣故臣以為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守四方奔走庶事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常使彼此如一無迹可指此朝廷之至計也近者朝廷用鄧温伯為翰林承旨而臺諫雜然進言指為邪黨以謂小人必由此彙進臣嘗論温伯之為人粗有文藝無

大惡但性本柔弱委曲從人方王珪蔡確用事則順指
如意及司馬光吕公著當國亦脂韋其閒若以其左右
附麗無所損益遇過流便轉緩急不可保信誠不為過也
若謂其懷姦挾詐能首為亂階則甚矣蓋臺諫之言温
伯則過至為朝廷遠慮則未為過也故臣願陛下謹守
元祐之初政久而彌堅謹用左右之近臣無雜邪正至
於在外臣子以恩意待之使嫌隙無自而生愛戴以忘
其死則垂拱無為安意為善愈久而愈無患矣臣不勝

區區博採公議而效之左右伏乞宣諭大臣共崇斯義勿謂不預改更之政輙懷異同之心如此而後朝廷安矣元祐五年上時為御史中丞

上哲宗乞謹用左右近臣無雜邪正係第二狀

蘇轍

臣今月二十二日延和殿進呈劄子論君子小人不可並處朝廷因復口陳其詳以瀆天聽竊覸聖意類不以臣言為非者然天威咫尺言詞迫遽有所不盡退伏思

念若使邪正並進皆得與聞國事此治亂之幾而朝廷所以安危者也臣誤蒙聖恩典司邦憲臣而不言誰當救其失者謹復稽之古今考之聖賢之格言莫不謂親近君子斥遠小人則人主尊榮國家安樂疏外君子進任小人則人主憂辱國家危殆此理之必然而非一人之私言也故孔子論為邦則曰放鄭聲遠佞人子夏論舜之德則曰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論湯之德則曰舉伊尹不仁者遠矣諸葛亮戒其君則曰親賢臣遠小人此

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

凡典册所載如此之類不可勝紀至於周易所論尤為詳密皆以君子在内小人在外為天地之常理小人在内君子在外為陰陽之逆節故一陽在下其卦為復二陽在下其卦為臨陽雖未盛而居中得地聖人知其有可進之道一陰在下其卦為姤二陰在下其卦為遯陰未壯而聖人知其有可畏之漸若夫居天地之正得陰陽之和者惟泰而已泰之為象三陽在内三陰在外君

子既得其位可以有為小人𡸁居于外安而無怨故聖人名之泰泰之言安也言惟此可以久安也方泰之時若君子能保其位外安小人使無失其所天下之安未艾也惟恐君子得位因勢陵暴小人使之在外而不安則勢將必至反覆故泰之九三則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竊惟聖人之戒深切詳盡所以誨人者至矣獨未聞以小人在外憂其不説而引之於内以自遺患者也故臣前所上劄子亦謂小人雖決不可任以腹心至於牧

守四方奔走庶務各隨所長無所偏廢寵禄恩賜彼此如一無迹可指如此而已若遂引而寘之於内是猶畏盜賊之欲得財而導之於寢室知虎豹之欲食肉而開之坰牧天下無此理也且君子小人勢同冰炭同處必爭一爭之後小人必勝君子必敗何者小人貪利忍恥擊之難去君子潔身重義知道之不行必先引退故古語曰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蓋謂此矣昔先皇帝以聰明聖智之資疾頽靡之俗將以綱紀四方追迹三代

今觀其設意本非漢唐之君所能髣髴也而一時臣佐不能將順聖德造作諸法率皆民所不悅及二聖臨御因民所願取而更之上下忻慰當此之際先朝用事之臣皆布列於朝自知上逆天意下失民心彷徨踧踖若無所措朝廷雖不斥逐其勢亦自不能復留矣尚賴二聖慈仁不加譴責而宥之於外蓋已厚矣今者政令已孚事勢大定而議者惑於浮說乃欲招而納之與之共事欲以此調停其黨臣謂此人若返豈徒然而已哉必

將戕害正人漸復舊事以快私忿人臣被禍蓋不足言
而臣所惜者祖宗朝廷也蓋自熈寧以來小人親柄二
十年矣建立黨與布滿中外一旦失勢希覬者多是以
創造語言動揺貴近脅之以禍誘之以利何所不至臣
雖不聞其言而槩可料矣聞者若又不加審察遽以為
然豈不過甚矣哉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
疏食沒齒無怨言諸葛亮治蜀廢廖立李平為民徙之
邊遠久而不名及亮死二人皆垂泣思亮夫駢立平三

人者皆齊蜀之貴臣也管葛之所以能戮其貴臣而使人無怨者非有它也賞罰必公舉措必當國人皆知其所與之非私而所奪之非怨故雖仇讎莫不歸心耳今臣竊覩朝廷用捨施設之間其不合人心者尚不為少彼既中懷不悦則其不服固宜今乃直欲拓而納之以平其隙臣未見其可也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陛下誠以異同反覆為憂惟當久任才性忠良識慮明審之士但得四五人常在要地雖未及皐陶伊尹而不仁

之人知自遠矣故臣願陛下斷自聖心不為流言所惑毋使小人一進後有噬臍之悔則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既待罪執法若見用人之失理無不言言之不從理不徒止如此則異同之迹益復著明不如陛下早發英斷使彼此泯然無迹可見之為善也臣受恩深重輙敢先事獻言罪合萬死元祐五年六月上

上哲宗乞用君子保泰道　王巖叟

臣聞論者曰致天下之泰難守天下之泰易臣獨曰天

下之泰致之易守之難蓋方其未也莫不急於求賢渴於聞諫得一善惟恐未之能行見一不善惟恐未之能去潛心於隱微而用意於人之所不到兢兢業業不敢暇豫故卒至於安樂而無事此天下之泰所以致之易也既泰矣曰我尚何求哉心日益驕志日益怠謂賢者足矣而忽於求謂善言盡矣而厭於聽謂患之隱者為不足慮謂事之微者為不足防姦生而不知禍變而不悟故卒至於敗亂而莫之救此天下之泰所以守之難

也易曰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又既濟之象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此皆聖人戒懼於治安無患之時者也伏惟陛下臨御七年于兹進賢去佞協天下之公興利除害同百姓之欲無淫刑無横斂不聞一夫有怨嘆之聲姦宄不作兵革不試時和歲豊海内寧謐以古驗今可謂泰矣陛下又所以守之者有道無宫室之好無聲樂之玩無畋遊之樂無神仙之惑無干戈之喜私謁不行苞苴絶跡百王之蔽乃無一焉

進學勤政寒暑不渝德日以新天下之勢固已不憂矣而臣尚區區若此亦何心哉以謂今日之治不易至此臣愚誠過計竊憂朝廷恬於無事稍怠初心或容小人乘閒而隳我泰道為陛下惜爾夫小人而無能不足畏也惟小人而材然後可畏正在陛下審問之深考之明辨之謹遏之不使小人得以雜其閒必擇端良忠信不二之君子而用之則今日之所以保泰道者至矣備矣陛下以純一之德守于上羣臣以純一之意守于下使

泰道日長而無窮天下無患臣不勝大願元祐六年上時為簽書樞密院事

宋名臣奏議卷十六